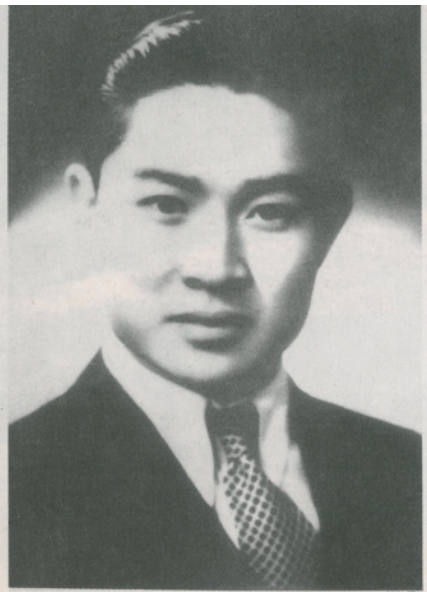


編按：前上海市市長、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五年十二月廿四日逝世，他謙厚、深具學養、克己愛民，其器度高格早廣為人景仰。而今天，三月廿七日，是汪老先生的生忌，世紀版特此刊登與他結緣的香港人——紀文鳳的一篇感念文章，以懷故人。

永遠懷念汪伯伯

文／紀文鳳

懷故人



年輕時的汪道涵

無私反得天下心

拜書所賜 走近「國師」

九二年七月，爲了不想移民加拿大做二等公民，我毅然踏上歸途，北上開廣告公司。

當時我與一般港人一樣，十分「恐共」。好友伍淑清與她父親伍沾德先生已早著先機，在上海前市長汪道涵先生的協助下，取得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份中外合資001號批文，經營航空餐飲服務。在她的鼓勵和熱心幫忙之下，我成功與北京中信國安廣告公司成立精信廣告公司，開幕前夕，伍淑清安排我先到上海謁見汪市長，同行的還有我們美國總公司的主席邁亞先生，他同時是美林證券的董事。

席間汪市長只管與他侃侃而談，不停向他請教股票市場的資料，他說上海股票市場重開不久，股民瘋狂，卻認識不深，有市民投資失誤自殺，汪市長語重心長，求知心切，虛心下問一切有關完善管理和防止股市崩潰的問題。

由於不常接觸內地高官，在戰戰兢兢的心情下，我無聊地冷眼旁觀，竟對這位年屆七十七歲高齡的退休市長產生好感（其時我並不知悉原來汪市長已受國家委任爲海協會會長），開始覺得共產黨並不是傳說中那麼駭人！面對這位仁慈愛民的領導，我深受他關心人民福祉的熱忱所感動。

近看了什麼新書？有什麼好書介紹？」有時他會給我列一張長長的書單，讓我在香港、台灣、甚至美國搜購，我見他博覽群書，與時並進、好學不倦、憂國憂民，用心良苦，也就義不容辭，在所不計，爲此十多年來權充了汪市長穿梭港兩地的「書僮」。

我喜歡講真話，有些內地官員給我的坦誠率直嚇壞了，唯獨汪市長接受評言和意見，更說我是他海外的眼睛和耳朵，我於是又變成他在地外的新聞報道員和時事評論員，而每次他又用心聆聽和客觀分析，可惜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個人資質不高，未能與他作深層次的溝通。

有次汪市長告訴我，他原本有三個女兒，次女在文革時早逝，我正好填充她的位置，他問我，你父親多少歲？我說爸爸屬馬，汪市長說：我屬兔，比他大三歲，以後你就叫我汪伯伯吧！叫汪夫人（孫雅聰老師）做孫阿姨好了！

汪家當了我是家庭成員，請我到康平路家作客，我爬上燈光陰暗微弱的木樓梯，抵達四樓，上下氣不接，心想兩老年紀大，如何應付得來？進入退休市長官邸，但見擺設簡陋陳舊，仲夏之夜，三十八度高溫，沒有空調，我大汗淋漓，孫阿姨不停爲我切西瓜消暑，所有風扇都向我吹送，目睹他們廉潔節約的生活，我不禁對他們增多了無限敬仰。

後來在二千年，上海市政府改善退休官員的居住環境，他們搬了去宛平路一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還是一樣的簡約及保留藏書特色，除了主人房，其餘三間臥室都擺滿了書籍，孫阿姨悉切的跟我說，妳不要再帶書給汪伯伯，否則我們連睡的地方也沒有了！

孫阿姨於○二年病逝，汪伯伯長期住在醫院，閒時到花園散步、到辦公室會客、最大興趣還是到書店看書買書，他嗜書如命，最後的日子也躺在牀上自我進修，問學精神令人折服：上至天文地理、政治歷史、社會軍事、金融經濟、國際問題到台海兩岸；下至教育科學、文化藝術、人才培訓、營商管理、樣樣皆精；有次我提起VISA這個信用卡廣告客戶的營運方式，汪伯伯原來比我知得更多。

書籍陪伴了汪伯伯過了一個修養學養都豐盛充實的人生。

愛國情懷 潛移默化

汪伯伯對國家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和承擔。他常覺得我這個受香港教育長大的「番書女」只有民族感，沒有愛國心（這是香港人的通病），但他不會強逼你去接受，只是潛移默化。

九六年陪同汪伯伯和孫阿姨到杭州爲查良鏞先生捐贈杭州政府的「雲松書舍」主持開幕，翌日大清早，他喚醒各人驅車遊西湖，再到岳王廟，他一馬當先冒著雨跑進去，然後吩咐一位處長帶我去看岳飛之墓，處長告知這是杭州市愛國教育重點培訓基地，回到大殿，我指著頭頂的橫匾，寫著「還我山河」，我說明年香港就要回歸了，再指著「精忠報國」，還一本正經的說廣東人叫這做「篤背脊」，我要慎重考慮哩！汪伯伯笑而不語，反正知道我明白他的用意！

汪伯伯雖不直接處理香港回歸，但他對香港問題瞭如指掌，他不時告訴我，最擔心是過渡後公務員隊伍的忠誠和我們脆弱的金融體系，九七年十月廿三日國際基金狙擊香港股市產生一發不可收拾的金融風暴，正正應驗了他的顧慮。對國內，他最不喜歡形式主義，最關心是如何防止官員貪污腐敗和貧富懸殊兩極化的問題。他努力不懈地在思考謀略，爲中央尋找解決方案。

在人才培訓方面，汪伯伯亦不遺餘力，在一次與鄭家純先生的會面，就促成了香港新世界集團支持中央組織部和國家外國專家局與哈佛肯尼迪公共管理學院的合作，每年保送十二名高級公務員到美國學習，旨在爲國家領導幹部提供一個持久性和國際性的進修機會，使他們可以與世界各國官員建立溝通，增強國際間合作和了解，如今已進入第十個年頭，培訓領導幹部超過百多名。我有幸參與是項工作，實現汪伯伯的理想，並且廣結善緣。

作爲海協會的會長，汪伯伯爲統一大業費盡心血，他是人文政治家又是溫和派，九三年「汪辜會談」振奮人心，汪伯伯深得台胞敬重和愛戴，可惜九九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之後，在內地引起軒然風波。在冷戰期間，德高望重的華振甫老先生總共三次託人送了三個用不同物料做的筆筒：包括玉、檀木和瓷。汪伯伯睹物思人，統一情切，特別珍之重之。有日他展示給我看，還考我這代表什麼？我投其所好，笑道：「辜老給您傳達信息：台灣方面也期望國家『必統、必統、必統！』」他點頭肯定，滿心歡喜。可惜以廣東話諧音說就變成忌諱，因爲「筆筒」就變成「不統」，爲免老人家掃興，我把話吞了回去！

「一代草聖」于右任先生是汪伯伯最欣賞的人，溫家寶總理亦有即席朗誦過這位已故國民黨元老臨終時的一首詩：「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老思鄉之情觸動了汪伯伯內心深處，令他百感交集，兩岸對話，已成絕響。未能圓統一祖國大業之夢，將是他終身的遺憾！

汪伯伯讓傷感寄情於于右任先生攝人心神的書法，「欣仰其書，以瞻其德」；他敬重于老既是書法一代宗師，又是愛國詩人、革命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但長期作爲台灣監察院院長，身居高官，去世後沒有留下任何財物，一身清廉、兩袖清風，蔚爲榜樣。

○五年十月（他離世前兩個月），于右任先生的外孫、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現任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送了一幅由他外公寫給他的題字：「爲天下立心、爲生民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汪伯伯見之愛不釋手，遂請忠心耿耿追隨了他老人家十六年的秘書張志蛟先生，親自拿去上海朵雲軒複製了數個副本，叮囑留待他走後，用以贈予子女作爲紀念的遺物！

高格人物 無私報國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這句話是汪伯伯的最佳寫照，因爲他人如其名，是位平易近人、海量汪涵、大度大器的人物。

汪伯伯見識淵博、睿智多謀、宏圖偉略、高瞻遠矚、洞悉先機、遠見超前。

他經常隨國家訪問團出國，也不時在上海接見來訪的各方政要、學者、傳媒和商界，他的國際視野和世界觀是非一般國家幹部可能比擬。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汪伯伯率先提出開發浦東，主張發展生物科技，主辦國際博覽會等，上海今天重拾昔日光輝，亦是汪伯伯提出把上海建成大都會戰略的成果，蘇州河污水治理和環保亦是他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他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和國家大事出了很多主意，但他從不突出自己，只是不停爲其他人做功課！

我想起南懷瑾老師的一句話：「無私者反得天下心！」甘居人後反居人前，不貪權勢反而地位更高。

汪伯伯離世之後，所有傳媒的報道，只有正面，沒有負面；只有讚美、沒有批評；一般領導人總會有功過，唯汪伯伯只有掌聲，我想原因是汪伯伯教人知道什麼叫「無私」！

作爲一個毫無背景、受殖民地教育長大的香港人，我珍惜汪伯伯多年來悉心給我的指導和教誨：他使我關心家國，並且學曉做一個低調的人、處事以和、待人以敬、實事求是；做事不爲建功成名，只重立德！

我曾多次游說汪伯伯著書立說，讓我們分享他的智慧和高瞻遠矚的謀略，但每次他都搖頭婉拒。

「愛國有心，報國無限」是汪伯伯給國家留下一份無形的「人文遺產」。他的問學精神永存，他的建樹影響深遠、他的無私是後世學習的典範！

汪伯伯，我們永遠懷念您！



右為汪道涵最欣賞的人——一代草聖——于右任之手跡



在冷戰期間，辜振甫老先生（右）三次託人送了三個用不同物料做的筆筒……汪伯伯（左）睹物思人，統一情切，特別珍之重之

返港後，我這個書癡和買書狂，不自覺地跑去書店，搜羅了十多本有關股市的中英文書籍，包括《1929年大崩潰》，然後托人帶到上海送汪市長辦公室。我相信中國在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初期，國外資訊匱乏，希望這些書能夠給內地官員作一個參考，更快與國際接軌。

然後音訊杳然！內地官員沒有給你寫謝函的習慣，我也沒所謂，事情很快就淡忘了。

九三年初某日，突然有位說普通話的女士致電給我。她開門見山說：「我是汪靜，汪道涵的女兒，剛到香港工作，我爸說你是『好人』，叫我一定要找你！」我說：「吓？我是好人？」從此我與汪家結下了不解之緣。

由於工作關係，每月我都要到上海公幹，順道探望汪市長，每次他總會問：「最